

唐研究

第十八卷

中古中國的信仰與社會研究專號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唐 研 究

Journal of Tang Studies

第 十 八 卷

Volume XVIII

中古中國的信仰與社會研究專號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二〇一二・北京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2012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唐研究. 第18卷/榮新江主編.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301-10427-9

I. ①唐… II. ①榮… III. ①中國歷史-唐代-文集

IV. ①K242. 0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2) 第 302616 號

書 名: 唐研究 第十八卷

著作責任者: 榮新江 主編

責任編輯: 劉 方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0427-9/K · 0919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編輯部 62750577

印 刷 者: 北京大學印刷廠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mm × 1092mm 16 開本 36 印張 564 千字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78.00 圓

未經許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主辦單位：唐研究基金會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主 編：榮新江

編 委：（以拼音字母爲序）

陳尚君 鄧小南 高明士 葛承雍 葛曉音
葛兆光 侯旭東 黃 征 陸 揚 羅 丰
羅 新 妹尾達彦 孟憲實 孟彥弘 寧 欣
齊東方 榮新江 太史文 王小甫 吳玉貴
徐 俊 張國剛 朱玉麒

助理編輯：雷 聞

本卷特約助理編輯：游自勇

※ ※ ※

Chief Editor: Rong Xinjiang

Editors:

Chen Shangjun Deng Xiaonan Ge Chengyong
Ge Xiaoyin Ge Zhaoguang Hou Xudong
Huang Zheng Kao Mingshih Lu Yang
Luo Feng Luo Xin Meng Xianshi Meng Yanhong
Ning Xin Qi Dongfang Rong Xinjiang Seo Tatsuhiko
Stephen Teiser Wang Xiaofu Wu Yugui Xu Jun
Zhang Guogang Zhu Yuqi

Assistant Editor: Lei Wen

Guest Assistant Editor: You Ziyong

目 錄

“中古中國的信仰與社會”研究專號

論 文

中古攝山神信仰的變遷

——兼論人鬼神祠的改祀與毀撤 蔡宗憲 (1)

“朔旦冬至”與“甲子革令”：曆法、讖緯與隋唐政治 孫英剛 (21)

唐代祭天禮儀中的星官神位 趙 貞 (49)

宋代的封賜與祀典

——兼論宋廷的祠祀措施 楊俊峰 (75)

仙堂與長生：六朝會稽海島的信仰意義 魏 斌 (99)

崔浩所謂“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試釋 姜望來 (127)

一方流失海外的珍貴道教銘刻

——唐代《彭尊師墓誌銘》研究 王永平 (145)

唐代五方鎮墓石誌主再論

——從新見李通靈鎮墓石談起 趙力光 王慶衛 (159)

《古鏡記》與中晚唐道教的“古鏡”再造 范淑英 (173)

唐宋墓葬神煞考源

——中國古代墓葬太一出行系列研究之三 沈睿文 (201)

死後成仙：晉唐至宋明道教的“煉度”主題 劉 屹 (225)

白衣觀音與送子觀音

——觀音信仰本土化演進的個案觀察 姚崇新 (249)

走入傳奇

——新刊唐代墓誌與《冥報記》“豆盧氏”條的解讀 雷 聞 (281)

里坊規劃與隋唐長安寺院建築佈局的關係	季愛民 (305)
唐代中國佛教的轉換	
——以邊土、中心意識為切入點	中田美繪 (333)
從血祭看唐宋祆教的華化	張小貴 (357)
再論日本大和文華館藏摩尼教絹畫	王媛媛 (375)
高臺墓葬出土冥婚解除文書所見解除術之嬗變	陳 昊 (401)
南北朝葬日選擇管窺	吳 羽 (421)
敦煌藏文本 S. 6878V 《婚嫁占法抄》研究	陳于柱 張福慧 (443)
天命與星神	
——以敦煌《星供陀羅尼符》為例解析中古星命信仰	余 欣 (461)
北宋“數”論	左 姪 (483)
書 評	
《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洛陽新獲七朝墓誌》	郭桂坤 (509)
Marc S. Abramson, <i>Ethnic Identity in Tang China</i>	陳三平 (517)
Christopher M. B. Nugent, <i>Manifest in Words, Written on Paper:</i> <i>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i>	吳 晨 (522)
張正田《“中原”邊緣——唐代昭義軍研究》	陳 翔 秦中亮 (529)
Wang Hongjie, <i>Power and Politics in Tenth-Century China:</i> <i>The Former Shu Regime</i>	胡耀飛 (537)
新書目	(545)
第十八卷作者研究或學習單位及文章索引	(557)
《唐研究》簡介及稿約	(559)
投稿須知	(561)

Contents

Special Issue on “Beliefs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China”

Articles

Transformation of the Belief of Mt. Sheshan Deity in Medieval China:

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the Change and Destroying of Ghost

Shrines' Sacrifice Tsai Tsung-hsien (1)

Shuodan dongzhi 朔旦冬至 and *Jiazi geling* 甲子革令: Calendar,

Prophecy Texts and Politics in Medieval China Sun Yinggang (21)

Divine Position of the Constellation in Sacrificing the God

of the Tang Dynasty Zhao Zhen (49)

Title Conferring and the Canon of Sacrifices in the

Song Dynasty Yang Jun-feng (75)

Fairy Hall and Longevity: Significance of the Belief of Kuaiji

Island in the Six Dynasties Wei Bin (99)

Interpretation of Cui Hao's Statement that Tuoba's Forefathers

were the Descendants of Li Ling Jiang Wanglai (127)

A Precious Daoist Inscription Kept Abroad: A Study on the

Epitaph of Peng Zunshi in the Tang Dynasty Wang Yongping (145)

Revisit of Epigraph of Five Direction Tomb-quelling Stones in the Tang Dynasty

from Newly-excavated Tomb-quelling Stones of Li Tongling

..... Zhao Liguang and Wang Qingwei (159)

Gujing Ji and Recreation of Ancient Mirrors in Daoism

During the Mid and Late Tang China Fan Shuying (173)

- The Origins of Deity and Spirit in the Tomb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Shen Ruiwen (201)
- Making the Mortals to be Immortal: A Daoist Theme of Salvation through
Refinement from the Eastern Jin to the Ming Dynasties Liu Yi (225)
- White-Robed Guanyin and Child-Bestowing Guanyin: A Case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Localization of Avalokitêsvara in China
..... Yao Chongxin (249)
- The Newly-discovered *Epitaph of Dou Ya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ale of Lady Doulu in *Mingbao Ji* Lei Wen (281)
-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Planning and Monastery
Layout in Sui-Tang Chang'an Ji Aimin (305)
- Transitions of Chinese Buddhism during the Tang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ipheral Consciousness and Sino-centrism
..... Nakata Mie (333)
- The Sinicization of Zoroastrian Animal Sacrifice
in the Tang and Song Periods Zhang Xiaogui (357)
- More on the Chinese Manichaean Silk Painting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useum Yamato Bunkakan of Japan
..... Wang Yuanyuan (375)
- Transformations of Discourse and Practice of Evil Warding Off Recorded in a
Tomb Document about Ghost Marriage Newly Excavated from Gaotai
..... Chen Hao (401)
- A Note on the Choose of Funeral Day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Wu Yu (421)
- A Study on the Divination Book in Tibetan S. 6878V i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Dunhuang Documents Chen Yuzhu and Zhang Fuhui (443)

Contents

A Documentary and Iconographical Study of Astrological Divination in Medieval China: Focusing on Ch. lvi. 033 , <i>Dhāraṇī Talisman</i> <i>for Offerings to the Stars</i>	Yu Xin (461)
“Number” in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Concept and Its Conundrum	Zuo Ya (483)
Reviews	(509)
New Publications	(545)
Contributors	(557)
Introduction to the <i>Journal of Tang Studies</i>	(559)
Note from the Editor	(561)

中古攝山神信仰的變遷^{*}

——兼論人鬼神祠的改祀與毀撤

蔡宗憲

前 言

山神原本屬於自然神祇，後世漸有人格化的轉變，在某些傳說中，有的山神以人的形象現身，有的山神甚至被指是某歷史人物死後所轉任。緣起於南北朝宋、齊之際的攝山神傳說，即是較為顯著的例子之一。神祠信仰各有興衰起落，其發展的軌跡不盡相同，有些在禁毀淫祀的政策下消失了，有些則死灰復燃，乃至傳佈更廣。攝山神原為當地土俗的信仰，佛教傳入攝山後，對該信仰進行了改造，並深刻地影響它日後的發展^{〔1〕}。本文旨在探索攝山神信仰變遷的歷程，惟該信仰雖然緣起於南北朝，但要究其終衰，則須下延至明清時期。

攝山神信仰並非單純的山神信仰，它既與人鬼信仰結合，也與佛教發生關聯，後世尤以靳尚廟之名為人所熟知。自唐時，已有人認為它是淫祠，應該焚毀，原因是祠主靳尚嫉害忠君愛國的屈原，沒有受祀的資格。本文在攝山神信仰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人鬼神祠的改祀與毀撤問題，首先指出佛教式與儒教式改祀的特點，其次論述原本因淫祀而遭毀的象祠如何復祀，最後論及饗祀忠賢與祀厲除災兩種祭祀傳統的衝突。

* 本文撰寫期間獲國科會專題計劃補助，特此致謝。計劃名稱：“五至十世紀攝山的佛教及其名山化”，編號：NSC 101-2410-H-005-038。

〔1〕 參嚴耀中《唐代江南的淫祠與佛教》，收入《佛教與三至十三世紀中國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209—210頁。該文原刊於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51—62頁。

一、攝山神的緣起

攝山神，顧名思義，就是攝山的山神。南朝宋以前，攝山的情況不明。宋、齊之際，攝山尚是狼虎毒蛇盤據的地方，附近居民爲了入山採藥，很可能已有拜祀山神的活動。此時，從北方南徙的隱士明僧紹卜居於山中，並招引佛教僧侶聚會講法，攝山的名聲逐漸播揚開來。明僧紹死後，其子遵遺願，捨宅爲寺，有僧人釋法度爲住持，進而有攝山神皈依佛教的傳說產生。

（一）南北朝宋齊之際的攝山

攝山今稱棲霞山，位於南京城東北 22 公里，山有三峰，主峰鳳翔峰（又名三茅峰）高約海拔 286 公尺，東峰形若巨龍，名爲龍山；西峰狀如伏虎，名作虎山^{〔2〕}。關於攝山，據南朝陳·江總（519—594）《攝山棲霞寺碑》說：“南徐州琅邪郡江乘縣界有攝山者，其狀似繖，亦名繖山。尹先生記曰：‘山多草藥，可以攝養。故以攝爲名焉。’”^{〔3〕}“繖”爲“傘”的古字，稱爲繖山，主要是以山的外形命名；稱作攝山，則是因山中多草藥可供攝養，著重其利生的功能。江總的記述是目前關於攝山得名的最早說明，後世的地志、山志多援引此說。

六朝以前，攝山罕見於史籍。攝山的顯名，約在南齊初，蓋因高逸之士明僧紹自鬱洲南徙至江乘攝山^{〔4〕}。從《攝山棲霞寺碑》的描述可知，儘管攝山南方的“舊落”爲三國孫吳時顧悌曾鎮戍的村塢，北方的“荒村”有東晉末術士扈謙卜筮的住宅，然而，宋、齊之際的攝山猶仍獨立於世外，山中多毒蛇猛獸，除了道士、採藥者外，人蹤稀至。其文曰：

南瞻舊落，顧悌鎮戍之塢；北望荒村，扈謙卜筮之宅。此山西南隅，

〔2〕 李超編著《棲霞寺》，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年，36 頁。傳統方志多記爲：“（攝山）在城東北四十五里，周迴四十里，高一百三十二丈。”周應合編纂《景定建康志》卷一七《山川志》一，收入《宋元珍稀地方志叢刊（甲編）》，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 年，816 頁。

〔3〕 江總《攝山棲霞寺碑》，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隋文》卷一一，商務印書館，1999 年，117 頁。

〔4〕 《南齊書》卷五四《高逸·明僧紹傳》，中華書局，1972 年，927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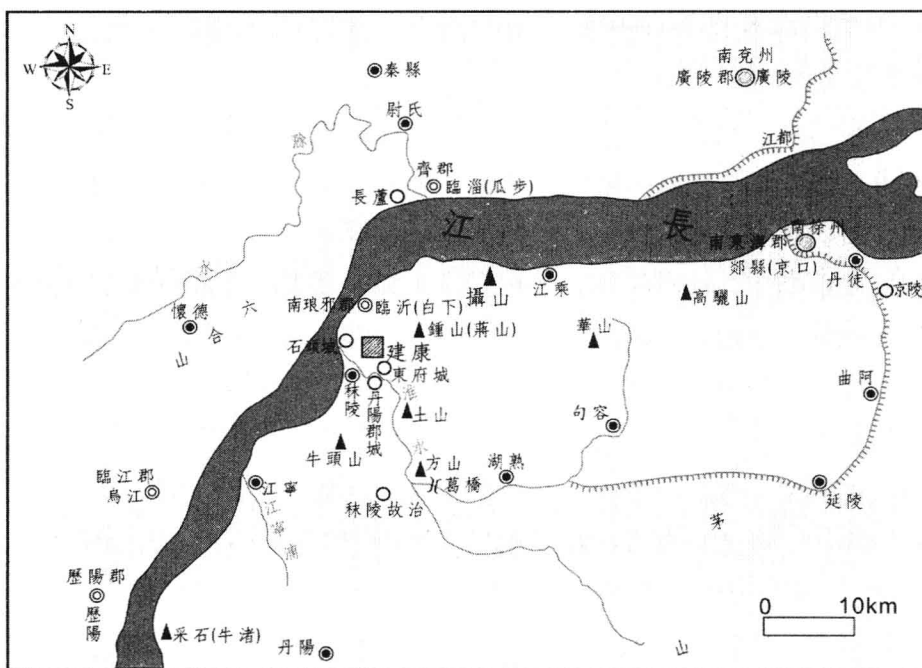


圖1 攝山及其周邊圖（繪圖／郭雨穎）

有外道館地，俄而疫癘磨滅。三清遺法，未明五怖之災；萬善開宗，遂變四禪之境。倏見齊居士平原明僧紹，空解淵深，至理高妙，……宋泰始中嘗遊此山，仍有終焉之志。村民野老，競來諫曰：“山多狼虎毒蛇，所以久絕行踐。”僧紹……乃刊木架峰，薙草開徑，披拂榛梗，結構茅茨，廿許年不事人世。渡河息暴，擾篋無立，皆曰誠至所感。^{〔5〕}

在明僧紹隱居攝山之前，曾有道士在此修築道館，但不久即因疫癘而毀棄。從攝山周邊的村民野老口中也可得知，此時的攝山裏頗多狼、虎、毒蛇，連他們也不敢輕易入山。明僧紹卻無所畏懼，開山闢徑，興建茅茨屋宇，一住便是二十餘年。攝山的正式開發，或可以明僧紹入山作為起點。

明僧紹通曉儒、佛義理，隱居攝山時，常有佛教僧侶與他交遊。相對於道教入駐之初卻遭失敗，這點實是後來佛教進入攝山發展的重要契機。

（二）攝山神的傳說

明僧紹死後，次子明仲璋遵其遺志，捨宅為棲霞精舍，邀請釋法度作住

〔5〕《攝山棲霞寺碑》，117—118頁。

持。攝山神的神異傳說即緣起於這段過程，據南朝梁慧皎（497—554）的《高僧傳·釋法度傳》載：

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衆經，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遊於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抗跡人外，隱居瑯琊之攝山。挹度清徽，待以師友之敬。及亡，捨所居山爲棲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爲館，住者輒死，及後爲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群妖皆息。住經歲許。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名紙通度曰：靳尚。度前之。尚形甚都雅，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棲託，或非真正，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旦度見一人送錢一萬、香燭刀子。疏云：“弟子靳尚奉供。”至月十五日，度爲設會，尚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戒而去。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用薦，止菜脯而已。^{〔6〕}

引文中表示，原本群妖擾攘的攝山，在釋法度成爲棲霞精舍的住持後，逐漸平息，大約一年之後，山神靳尚以人的形象現身，而且“形甚都雅，羽衛亦嚴”^{〔7〕}。靳尚向法度說明，他主宰攝山已有七百餘年，這是依循神道的法則，以前入山的道士觸犯了神道，加上所奉行的並非正道，因此死病相繼，這也是他們的命運使然。至於法度，乃道德所歸，所以，他願意割捨攝山來供養，並接受五戒。言下之意，道士們的死，這筆帳不能算在他的頭上。釋法度答說：“人與神的道途殊異，不容許你如此屈抑人民。而且你累世接受血祀，這點最是佛教五戒所禁絕的。”靳尚遂承諾，如果能夠成爲法度的門徒，首先便是去除殺戮。法度舉行了授戒的法會，靳尚再度現身，與衆人一同禮拜，行道受戒。後來，攝山廟的巫者夢見山神告訴他，因爲自己已經從法度受了戒，以後

〔6〕 慧皎《高僧傳》卷八《義解五·釋法度傳》，湯用彤校注，中華書局，1996年，331頁。

〔7〕 關於山神形象的討論，請參拙作《佛教文獻中的山神形象初探》，收入朱鳳玉、汪娟編《張廣達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新文豐出版公司，2010年，977—996頁。

祭祀時不得再行殺牲。從此，攝山廟的祭祀都只用菜脯蔬食而已。

《高僧傳·釋法度傳》中，攝山神靳尚三度現身，並成為受過五戒的佛教徒，時間約在南齊永明（483—493）初，其後，攝山神再度現身而見於記載已是近五十年之後，即梁大同元年（535）。據江總《攝山棲霞寺碑》引《神錄》說：

楚靳神，在今臨沂縣。齊永明初，神詣法度道人受戒，自通曰：靳尚，即楚大夫之靈也。大同元年二月五日，神又見形，著菩薩巾，披袈裟，閑雅甚都，來入禪堂，請寺衆說法。^{〔8〕}

相較於《高僧傳》“形甚都雅，羽衛亦嚴”的抽象性描寫，《神錄》說攝山神“著菩薩巾，披袈裟，閑雅甚都”，便顯得具體許多。而且，菩薩巾與袈裟都是深具佛教色彩的服飾。這意味自從南齊永明初，靳尚接受法度授戒的傳說興起後的五十年間，攝山神的信仰明顯有佛教化的轉變。山神既作佛教徒裝扮，且入禪堂請寺衆說法，那麼，祭祀去牲而改薦菜脯的情形應該仍持續著。不過，梁大同元年出現攝山神以佛教徒裝扮再度現身的傳說，很可能與梁武帝崇信佛教的背景有關^{〔9〕}。

不論《高僧傳》或《神錄》，均透露出攝山神名曰靳尚，原為戰國時代楚國大夫的訊息，後來攝山廟又稱靳尚廟，即緣於此。《史記》中關於靳尚的生平事蹟主要有二，一是他與秦國的張儀交善，又頗得楚懷王（前328—299年在位）寵姬鄭袖的信任。楚懷王十六年（前313），張儀因曾欺騙楚懷王，於使楚時被囚禁，乃透過靳尚煽動鄭袖，威脅說秦國將以美女換取張儀，若秦女入宮，鄭袖可能會失寵。鄭袖因此勸說楚王，釋放張儀。二是與屈原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遂進獻讒言，使楚王疏遠屈原，導致他後來抑鬱不得志，投江自盡^{〔10〕}。楚懷王時，都城在郢（湖北江陵縣西北紀南城），靳尚在朝為

〔8〕《攝山棲霞寺碑》，119頁。

〔9〕關於梁武帝的佛教信仰，請參周一良《論梁武帝及其時代》，收入《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57—363頁。

〔10〕分見《史記》卷四〇《楚世家》、卷七〇《張儀列傳》、卷八四《屈原賈生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1724—1725、2288—2289、2481、2484頁。必須指出的是，《史記》所記之讒害者為上官大夫，並未直書其名，《正義》引王逸注，認為是靳尚，後世亦多認為上官大夫即靳尚，至有上官靳尚之稱。

官，主要的活動範圍應在今湖北一帶，為何死後會成為攝山的山神？若必欲從史事中尋找關聯性，比較可能的是楚威王七年（前 333）曾出兵消滅越國，“盡取故吳地至浙江”^[11]，攝山因此納入楚國的版圖。當然，這只是推測，並無明確的資料顯示，靳尚曾經參與攻越的戰事，或曾親臨越國。不過，人死轉化為神，未必與其人生前的活動地點有關。如唐、宋時流傳著“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12]，及“生為列侯，死典南嶺”^[13]等觀念。靳尚去世七百餘年，纔始見由他擔任攝山山神的記載，其確切因由，恐已難以論定。

綜上，成書於梁的《高僧傳·釋法度傳》是目前可見靳尚為攝山山神的最早文本，稍後則有陳朝江總的《攝山棲霞寺碑》略予補充，從這兩份資料，我們可以窺見攝山神信仰的幾個特點：1. 攝山廟有巫者為靈媒，該廟在明僧紹入住攝山前似即已存在，推測其信仰的原始形態可能是人們畏懼山中狼、虎、毒蛇，從而產生精怪崇拜的行為，屬於傳統祠祀信仰的範疇。2. 人鬼出任山神，即楚大夫靳尚死後成為攝山神，此亦傳統祠祀信仰所常見。3. 攝山神由佛教僧侶授戒，既改變原本殺牲祭祀的宗教儀式，山神並從事講經說法的活動，服飾外形也有了明顯佛教化的轉變。以上三點是攝山神傳說在南北朝初起時的大致樣貌，至於其變遷的情形，詳見下文論述。

二、祀神性格與地理空間的變遷

攝山神的原本性格應該屬於自然神，當靳尚的人鬼傳說與它結合後，攝山神便同時兼具了山神與人鬼的性格。人鬼性格的導入，及與佛教發生關聯，均使攝山神信仰的內涵更為豐富，同時也影響了攝山廟日後的發展。以下針對攝山神的性格、祠廟名稱、廟址的徙移及其信仰的變遷等方面展開論述。

（一）攝山神靳尚與蟒蛇

《高僧傳·釋法度傳》與江總的《攝山棲霞寺碑》中，攝山神靳尚是以人

[11]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卷四一《越王句踐世家》，1721、1751 頁。

[12] 《隋書》卷五二《韓擒虎傳》，中華書局，1973 年，1341 頁。

[13]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七《唐潤州石埭山神悟傳》，文津出版社，1988 年，417 頁；同書卷二六《唐湖州佛川寺慧明傳》中也有“居士，生為賢人，死為明神”的說法，665 頁。

身現形，後來則出現靳尚因讒害屈原而遭天譴，化為蟒蛇身的說法。首先記載此事的是南宋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所引的《攝山記》，其文曰：“楚靳尚以讒殺屈原，為天所譴，作一大蟒，穴在山，後人為之立廟。”^[14]《攝山記》的作者與年代似已無可考，不過，張敦頤在《攝山記》之後又引北宋楊修之的詩說：“楊修之有詩云：‘汨羅魚腹葬靈均，競渡如飛不救人。天意明知讒口毒，果遭天譴作蛇身。’”^[15]楊修之，名備，是西崑體詩人楊億之弟，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曾任尚書虞部員外郎等官^[16]。此詩內容與《攝山記》一樣，都認為靳尚因讒殺屈原，遭到天譴而化作蟒蛇。從楊修之的生存年代可知，靳尚死後化為蟒蛇身形的傳說，最晚在北宋初即已出現。

人死而為神靈或厲鬼，是自先秦以來中國本土即有的觀念，至於人死而轉生，身受惡形的思想，則應是受到佛教的影響。後秦鳩摩羅什所譯的《大莊嚴論經》中記載了一段諸婆羅門與憍尸迦的對話：

又問：“若如汝言，生死受身，相續不斷。設有身見，有何過咎？”
（憍尸迦）答曰：“以身見故，造作諸業，於五趣中，受善惡身形。得惡形時，受諸苦惱。若斷身見，不起諸業。不起諸業故，則不受身。不受身故，眾患永息，則得涅槃。”^[17]

引文中的“生死受身，相續不斷”、“於五趣中，受善惡身形”的說法，即指死後輪迴，因生前行為的善惡而受善惡身形。化身為毒蛇，是墮入畜生道較常見的惡形之一，其他的惡形尚有獼猴身、狗身、蟲、一百頭的大魚身等^[18]。北涼時譯出的《賢愚經》即記載兩例，一是《七瓶金施品》中，舍利弗前世因執著貪愛黃金而轉身作一毒蛇，累世守護金瓶，後因供養作福而得解脫^[19]。一是《大施抒海品》中，菩薩對於毒蛇此生之所以受惡形的說明：“諸毒蛇本

[14] 張敦頤《六朝事迹編類》卷一二《廟宇門·楚靳尚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3頁。

[15] 同上。

[16] 《景定建康志》卷四九《古今人傳》三，2086頁。

[17] 《大正藏》第4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260頁。

[18] 參梁麗玲《〈賢愚經〉研究》，法鼓文化出版社，2002年，86—95頁。

[19] 《賢愚經》卷三《七瓶金施品》，《大正藏》第4冊，369—370頁。

生之時，皆由瞋恚嫉妬倍盛，故生此中，受斯惡形”。^[20] 前述靳尚因與屈原“爭寵而心害其能”，遂向楚王讒怨，這種行為正是“瞋恚嫉妬”的表現，或許因此，攝山神靳尚便與蟒蛇產生了聯結。

《大莊嚴論經》和《賢愚經》都是在西晉十六國時譯出，其中《賢愚經》是以譬喻故事進行說法，內容生動，梁·寶唱的《經律異相》與唐·道世的《法苑珠林》等書頗多引用。《高僧傳》也載南朝宋時周顒曾習《賢愚經》，可見該經在中原、江南有相當程度的流傳^[21]。人死轉生而受惡形為蛇的思想雖然未必源自於《賢愚經》，但在南朝時，卻已有本土性的類似故事在流傳。一是東漢末安世高度化廬山宮亭廟神（一說是會稽嵇山廟神）的故事。廟神前世乃安世高的同學，因“性多嗔怒，命過當受惡形”而作蟒身，經安世高度化後，得離惡形^[22]。二是梁武帝皇后郗氏死後化為蟒蛇，故事中藉郗氏現身說：“蟒則昔之郗氏也，妾以生存嫉妒六宮，其性慘毒，怒一發則火熾矢射，損物害人死，以是罪謫為蟒耳。”^[23] 郗氏化為蟒蛇是因為嫉妒，而安世高前世的同學則因為嗔怒，嗔怒與嫉妒，正好應了前引《賢愚經》所說的“諸毒蛇本生之時，皆由瞋恚嫉妬倍盛，故生此中，受斯惡形”。

儘管我們無法確定《攝山記》的寫作年代，不過，從安世高與郗氏故事在南朝的流傳，即便說攝山神靳尚為大蟒的傳說起於南朝，似乎也不令人意外。

（二）攝山廟、楚靳尚廟與菩提王廟

攝山廟、楚靳尚廟與菩提王廟，三者異稱，但可能指的都是同一間廟。如前所述，攝山廟神據說是楚大夫靳尚死後所轉任，原形為蟒蛇。至於菩提王廟的名稱由來，則當追溯至南朝齊時，釋法度為攝山神授戒的傳說。

據《高僧傳》載，攝山神受戒後，遵守不殺之戒，祠廟用薦改革牲為蔬

[20] 《賢愚經》卷八《大施抒海品》，407 頁。

[21] 參梁麗玲《〈賢愚經〉研究》，35—38 頁。

[22] 《高僧傳》卷一《譯經上·漢雒陽安清》，4—6 頁。劉義慶《幽明錄》，《魯迅輯錄古籍叢編》第1卷《古小說鉤沉》，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年，261—262 頁。關於廬山宮亭廟神的研究，可參魏斌《宮亭廟傳說——中古早期廬山的信仰空間》，《歷史研究》2010 年第2期，46—64 頁。

[23] 《六朝事迹編類》卷九《靈異門·郗氏化蛇》，99 頁。